

「美文选粹」表 妹



作者 | 林斤澜 赏析 | 安凤霞

【编者寄语】

有人说，人们都在不断地言谈、争辩、对话中，来不断地逼近人生的更本真的状况。而这种本真，无论面对人生还是文学，都是需要我们追寻的光。林斤澜的作品《表妹》，便很好地诠释了这样的一种需要。

林斤澜（1923年6月1日—2009年4月11日），原名林庆澜，曾用名林杰、鲁林杰，出生于浙江温州，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。其一生经历丰富，创作颇丰，曾与汪曾祺并称为“文坛双璧”，被称为“短篇圣手”，曾获得北京作协“终生成就奖”，其代表著作有《春雷》《飞筐》等。林斤澜对小说形式技巧的探讨是最下工夫的。他以传统的艺术技巧为本，大量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技巧，形成自己一套独特的艺术变形的表现形式。他的小说短小而精深，平淡而诡奇，却含有冷峻而深刻的深层意蕴。林斤澜的小说是极不讲究情节安排的，情节极简单，往往是采撷生活中的一朵小小浪花，是历史瞬间里定格的一个小镜头，然而作者能够在此基础上精雕细刻，创造出奇异的、包孕万千的艺术境界来，以小见大，以少总多，显示出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底。《表妹》便具有这样的特点。

【文本研读】

表 妹	
矮凳桥街背后是溪滩，那滩上铺满了大的碎石，开阔到叫人觉着是不毛之地。幸好有一条溪，时宽时窄，自由自在穿过石头滩，带来水草野树，带来生命的欢喜。	故事的环境描写：从感受入笔来写景物，在对比衬托中突出溪水的特点，更突出了溪水带来的生命的欢喜。首段介绍故事发生的环境，为人物的出场做了铺垫。
滩上走过来两个女人，一前一后，前边的挎着个竹篮子，简直有摇篮般大，里面是衣服，很有点分量，一路拱着腰身，支撑着篮底。后边的女人空着两手，几次伸手前来帮忙，前边的不让。前边的女人看来四十往里，后边的四十以外。前边的女人不走现成的小路，从石头滩上斜插过去，走到一个石头圈起来的水潭边，把竹篮里的东西一下子控在水里，全身轻松了，透出来一口长气，望着后边的。后边的走不惯石头滩，盯着脚下，挑着下脚的地方。	故事开端：精彩的细节描写，介绍了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，通过动作将她们不同的性格、身份和生活习惯生动真实地表现出来。
前边的说：“这里比屋里清静，出来走走，说说话……再呢，我要把这些东西洗出来，也就不客气了。”	故事发展：极富情境感的对话，介绍了人物的主客身份，客人初到一地的心理，明明走不惯石头路，嘴里却发出赞美，真实形象。通过主人对客人的话的否定，表现了二人在认识上的差别和城乡生活的差别，角度精巧。先扬后抑，明确了客人的称赞里隐藏着的怜悯，为了客套，只能赞赞空气，凸显了客人心理上的优越感。同时也表现了表妹内心的平和与任劳任怨。
说着就蹲下来，抓过一团按在早铺平好了的石板上，拿起棒槌捶打起来，真是擦把汗的工夫也节约了。	
看起来后边的是客人，转着身子看这个新鲜的地方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：“水倒是清的，碧清的……树也阴凉……石头要是走惯了，也好走……”	
“不好走，一到下雨天你走走看，只怕担断了脚筋。哪有你们城里的马路好走。”	
“下雨天也洗衣服？”	
“一下十天呢，二十天呢。就是三天不洗也不行。嘻，现在一天是一天的事情，真是日日清，月月结。”	

客人随即称赞：“你真能干，三表妹，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，天天洗这么多。”	任怨。
主人微微笑着，手里捶捶打打，嘴里喜喜欢欢的：“事情多着呢。只有晚上吃顿热的，别的两顿都是马马虎虎。本来还要带子，现在托给人家。不过洗完衣服，还要踏缝纫机。”	
客人其实是个做活的能手，又做饭又带孩子又洗衣服这样的日子都过过。现在做客人看着人家做活，两只手就不知道放在哪里好。把左手搭在树杈上，右手背在背后，都要用力才在那里闲得住。（“闲得住”也需要用力，用与生活道理悖逆的语言形式，真切地揭示了客人此时的无所适从。生动有趣，人物形象跃然纸上。）不觉感慨起来：“也难为你，也亏得是你，想想你在家里的時候，比我还自在呢。”主人放下棒槌，两手一刻不停地揉搓起来：“做做也就习惯了。不过，真的，做惯了空起两只手来，反倒没有地方好放。乡下地方，又没有什么好玩的，不比城里。”客人心里有些矛盾，就学点见过世面的派头，给人家看，也压压自己的烦恼：“说的是，”右手更加用力贴在后腰上，“空着两只手不也没地方放嘛。城里好玩是好玩，谁还成天地玩呢。城里住长久了，一下乡，空气真就好，这个新鲜空气，千金难买。”	
单夸空气，好比一个姑娘没有什么好夸的，单夸她的头发。	
主人插嘴问道：“你那里工资好好吧？”	故事高潮：通过交流彼此的收入问题，表姐的心态发生了改变，开始时得意，然后是惊讶，再到对表妹收入的羡慕，体现了农村的变化，表现了表妹积极的生活态度，为结尾表姐想退休来农村做了铺垫。
提起工资，客人是有优越感的，却偏偏埋怨道：“饿不死吃不饱就是了，连奖金带零碎也有七八十块。”	
“那是做多做少照样拿呀！”	
“还吃着大锅饭。”	
“不做不做也拿六七十吧？”	
“铁饭碗！”	
客人差不多叫出来，她得意。主人不住手地揉搓，也微笑着。客人倒打起“抱不平”来：	
“你好脾气，要是我，气也气死了，做多做少什么也不拿。”	
“大表姐，我们也搞承包了。我们家庭妇女洗衣店，给旅店洗床单，给工厂洗工作服都洗不过来。”	
“那一个月能拿多少呢？”客人问得急点。	
主人不忙正面回答，笑道：“还要苦干个把月，洗衣机买是买来了，还没有安装。等安装好了，有时间多踏点缝纫机，还可以翻一番呢！”（文中第三次描写表妹的笑，表现了表妹对劳动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满足，表现了表妹的朴实勤劳。）	
“翻一番是多少？”客人急得不知道转弯。主人停止揉搓，去抓棒槌，这功夫，伸了伸两个手指头。客人的脑筋飞快转动：这两个手指头当然不会是二十，那么是二百……听着都吓得心跳，那顶哪一级干部了？厂长？……回过头来说道：	

“还是你们不封顶好，多劳多得嘛。”	
“不过也不保底呀，不要打算懒懒散散混日子。”	
客人两步扑过来，蹲下来抓过一堆衣服，主人不让，客人已经揉搓起来了，一边说：	故事结尾：与前文的客套相照应，真诚的赞美表现了客人心理上的变化，侧面表现出农村的变化激起了人的向往之情，深化主题。
“懒懒散散，两只手一懒，骨头都要散……乡下地方比城里好，空气第一新鲜，水也碧清……三表妹，等你大侄女中学一毕业，叫她顶替我上班，我就退下来……我到乡下来享几年福，你看怎么样？”	
选自《十月》1984年第6期，有删改 作者：林斤澜	

【知识建构】

人物形象

小说并不全都以情节离奇曲折取胜，西方现代小说常常淡化对人物的描写，而传统小说却十分注重人物形象。作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，可以帮助读者认识社会、认识自己。在叙述中，将人物置身于某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中，书写他们对生活的理解，表现他们对生活的态度，以小见大，反映时代洪流中个体或某一群体的坚韧性和积极性。而读者则可以通过对小说人物形象的理解，领悟人生的经验和智慧，对自身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。《表妹》便是这样一篇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重点的小说。

《表妹》主要写表姐和三表妹在河边洗衣服聊天的故事。表姐和表妹都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普通人，她们勤劳善良，总也闲不住，渴望用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。小说采取了“景一人一景”的叙述方式铺展全文。文中的景色描写，既是纯自然的描绘，更具有特定的象征内涵。而人物描写中运用笔墨最多的则是语言描写。小说通过语言描写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，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，并辅以动作描写、细节描写，在对比衬托中，使人物形象逐步丰满，从而彰显小说的主题。

【试题解析】

1.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赏析，不正确的一项是（ ）
- A. 小说开头的景物描写，以自由流动的溪水所带来的“水草野树”以及“生命的欢喜”，暗示着农村的新气象。

B. 小说中“一路拱着腰身”等动作描写，以及“真是日日清，月月结”等语言描写，为下文表妹承包洗衣服这件事做了铺垫。

C. 表姐两次提到乡下空气“新鲜”，第一次是出于客套，第二次提到时，表姐对农村的好已有了更多体会。

D. 表妹说的“不要打算懒懒散散混日子”，既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，也流露出对自己得不到休息的些许不满。
2. 请简要分析表姐这一人物形象。
3. 小说刻画了两个人物，作者以“表妹”为题，表达了哪些思想感情？

【反馈检测】

1. 文中的景物描写有什么作用？
2. 文章细节生动精彩，试举例加以分析。



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

(本篇解析老师：吉林省长白山第二高级中学 安风霞)

【相关链接】

老逃同志

韩少功

雾峰村在普同村的上方，山林覆盖更为广阔，道路更为崎岖险峻。那里也有一个战争年代留下来的“逃兵”——大家不知道他的姓名，只能这样叫。稍微客气一点，就叫他“老逃”或者“逃夫子”。在乡干部在场的一类正规场合，人们舌头一溜也许就叫成了“逃同志”。

听那人的口音，他是四川或云南人，只是说不清自己的来处，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姓名、年龄以及家人情况。他很可能是在战场上被炮弹炸疯了，失去记忆了。这样的人没法遣返。暂时留下来先混一口饭吃，是当年县人武部的安排。

老逃一留下来就是好几十年，成了雾峰村的合法村民。他虽然有些呆笨，但为人忠厚本分，干活也卖力，挖茶山或者修渡槽都是一把好手，还学会了说本地话。只是年老力衰以后，在这里无亲无故，晚景有些凄凉。几年前的一天，他大雪天去砍柴，摔了一跤，落了个中风，全身瘫痪，连自己找口水喝也犯难了。当时赶上人民公社散伙，分田又分山，只差没有把几间公屋拆了分砖瓦，各家自扫门前雪。一个瘫子，而且是个无名无姓的瘫子，哪一家愿意接纳收留？

村长老杨为此急得一宵没睡好，第二天一早就赶到木匠家里说：“你牛皮哄哄，说你什么东西都做得出？”木匠说那是不假。村长说：“那好，你给我做一样东西。”木匠问要做什么。村长说：“这样东西要有几用：抬起来是个担架，放下来是张椅子，打开来是张床。”木匠不明白对方要这个有何用。村长说：“这你不要管，你只管做好就是。”

木匠费了一番心思，三天之后果然把一个多功能担架发明出来了。老杨便召集全村人来看新式装备：“逃夫子瘫了，这你们是知道的。他没有后人，你们也是知道的。老班子说过，孤寡残疾都有所养，这是天道，何况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呢。所以从今以后大家都要伸一只手。逃兵要在村里吃轮饭，今天从我家轮起。我说清楚了，规矩要立三条：一是主家吃什么，他就要吃什么；二是每天要抬进屋，不能让他睡阶基；三是每一家管送不管接，但送人时要保证他身上干净，没气味，不然下方家可以不接。你们听清楚了吗？”

有两三个人不大乐意，但嘀咕了一阵，见规矩一视同仁，也不好说什么。

从此以后，老逃瘫了两年多，也就吃了两年多的百家饭，算是没饿着也没冻着，身上也没什么臭，被村民们一直服侍到最后一刻。临终前，他瞪大眼睛看来看去，看着担架边的人，咬住最后一口气，硬挺着脖子，就是不死。

旁人说：“你的寿衣早准备好了，放心吧。”

他眼里没什么反应。

旁人又说：“你的料（棺木）也有了。你还有什么不放心？”

他大张着嘴，说不出话来，脸上憋得通红。

这可难住了大家。有人说：“他兴怕是要找杨老倌？”这一说，大家都觉得像，于是赶快差人去找村长。当时老杨在县城里做木材生意，听到消息后深夜赶回来，一进门没顾上擦汗，就抓住了逃兵的手。果然，逃兵一见到他，目光微微一颤，转而变得柔和与安详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随着两脚使劲一蹬，眼皮慢慢地合上了，但留下一条缝，得由老杨去抹一把。

他最后的神情不像个老人，倒像个孩子，似乎对即将开始的远行有点害怕，得抓住父母的手，才有几分心安。

村里给他缝了一套衣服，打了副棺木，放了一挂鞭炮，让他善终入土。只是墓碑没法立，

因为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岁。他到底是来自红军，抑或来自国军，抑或来自土匪流寇，更无人知晓。总不能只在墓碑上刻下“逃兵”二字吧？